

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
主编：姚海军

永生 ICON

【美】格雷格·贝尔 著 崔正男 译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EON

【美】格雷格·贝尔 著 崔正男 译

永世

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
EON © 1985 by Greg Bear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Greg Bear,
c/o BAROR INTERNATIONAL, INC.,
Armonk, New York, U.S.A.
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4 SCIENCE FICTION WORLD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永世 / [美] 贝尔 著; 崔正男 译。
— 成都: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, 2014.9
(世界科幻大师丛书)
ISBN 978-7-5364-7750-6
I . ①永… II . ①贝… ②崔… III 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 . I7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7266 号
图进字 21-2009-29 号

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永世

出品人 钱丹凝
丛书主编 姚海军
著者 [美]格雷格·贝尔
译者 崔正男
责任编辑 宋齐 杨枫
封面绘画 赵恩哲
封面设计 杨爽
版面设计 杨爽
责任出版 欧晓春
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
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: 610031
成品尺寸 140mm × 203mm
印张 15.625
字数 320 千
插页 2
印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版次 2014 年 9 月第一版
印次 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定 价 38.00 元



ISBN 978-7-5364-7750-6

■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■

■ 本书如有缺页、破损、装订错误,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前言：四个引子

引子之一 2000 年圣诞节 纽约

“它进入了一条很宽的椭圆形绕地轨道，”朱迪思·霍夫曼说道，“近地点距地球大约一万公里，远地点距地球五十万公里。每绕地三圈，就会有一圈把月球包裹在内。”她从视频监视器前退后一点，留出空当，让加里·拉尼尔看个究竟。一开始，这颗所谓的石星看上去像只烤熟的大土豆，外观上看不出任何有意义的细节。

办公室门外传来圣诞晚会的喧嚣，仿佛在提醒他们，这里还有一些应酬在等待着他们。

“肯定是个不可思议的巧合。”

“绝不是巧合。”霍夫曼说。几分钟前，她刚把他拉进自己的办公室。此刻，拉尼尔坐在她办公桌的边上。他身材高大，短发乌黑浓密，虽然没有任何印第安血统，看上去却像个肤色较白的美洲土著。霍夫曼发现他的眼神格外令人安心——温和，明察秋毫，很有高瞻远瞩的风范。不过，她从来不会以貌取人。

之所以找拉尼尔商量，是因为她曾在这个人身上学到过一些东西。有人叫他冷血动物，但霍夫曼有更深刻的认识。这个人能力出众，沉着冷静，善于观察。

他向来不在意别人的小缺点，是天生的高效管理者。那些小小的冒犯、抱怨、背后中伤，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。至少从表面上看，他对人的衡量标准只有一个：是否能干。他总是能透过别人身上各种零散的、毫无头绪的行为表象，看到其内核。她观察过好几个人与拉尼尔之间的互动，从而对这些人有了一些有趣的新认识。后来，她也学到了他的灵活手腕，改进了自己的工作方式。

今天以前，拉尼尔从来没进过她当成家的办公室。此刻，在视频监视器的冷光映照下，他四下打量着装满存储块的架子，空荡荡的宽大办公桌，旁边的秘书椅，还有显示器下面款式简单的键盘。

和今晚参加聚会的大多数人一样，他对霍夫曼多少有点敬畏。在国会山，她被称为“大顾问”。她曾以正式或非正式的身份，为三任总统担任过科学顾问。在 90 年代后期，世界刚刚从小末日战争的打击中渐渐恢复的时候，她制作的重振科学的电视节目广为流行。她还曾是喷气推进实验室^①的主管之一，现在又参与主持 ISSCCOM——国际空间合作委员会。尽管无法掩饰天生的粗壮体格，她在衣着上的品位依然堪称完美。不过她向来刻意低调打扮：只化淡妆，指甲一直剪得很短，整洁却说不上优雅，从来不涂任何指甲油。一头黑发披散下来，极少修饰，天生的卷发环绕着脸庞，看上去像宗教画中圣徒头部周围那一圈圣光。

最初进入她视野范围的时候，拉尼尔还在 AT&T^② 的空间通讯服务部门担任公关经理。在那之前，他曾在美国海军服役六年，起初开

①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一个下属机构，负责为国家航空航天局开发和管理无人空间探测任务。始建于上世纪 30 年代，1958 年之后中止了喷气发动机的研发，专攻火箭，可以看作美国航天事业的摇篮。

②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。

战斗机,后来驾驶高轨道运输机。在小末日战争期间,他曾飞过著名的查理·贝克·德尔塔航线,跨越佛罗里达、古巴和百慕大群岛,为大西洋监察组织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。正是由于这个组织的有力监督,那场战争才没有蔓延、升级。

停战以后,他从海军退役,以航空航天机械专家的身份加入了AT&T空间通讯服务部,为其迅猛发展的民用全球通讯网络业务贡献力量。

一开始只是几个电话,打到加利福尼亚门洛帕克^①的空间通讯中心,询问他的情况,然后就是希望借调他帮助工作的正式文件,最后,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,他突然间被调到华盛顿的空间通讯部大楼。到那里以后,他才渐渐明白这些都是霍夫曼一手安排的。不用说,这里面没有任何浪漫关系——他不知多少次澄清过这种流言——不过他们两人的合作确实珠联璧合,有口皆碑,和充斥华盛顿的党同伐异、金钱角力的政治气氛大不相同。

“你一定知道德雷克望远镜吧?”拉尼尔说。

“当然,但它送回来的都是深空追踪成像图。德雷克望远镜现在仍旧锁定在英仙座。”

“他们还是不肯用德雷克望远镜观察石星?”

她摇摇头,咧开嘴巴,露出一个恶狠狠的笑容,“那些食古不化的老混蛋。即使面对21世纪人类遇到的头等大事,他们都不肯把望远镜转过去一秒钟。”

拉尼尔扬扬眉毛。据他所知,那块大石头只是一颗小行星而已。这椭圆形的家伙并不会撞到地球,但进入绕地轨道以后,它是个绝佳的科研对象。这东西很有意思,却似乎并不值得她给予如此狂热的关注。

“下个月才到21世纪呢。”他提醒她。

“到那时,我们就会大忙特忙了。”她转向他,双臂环抱胸前,“加

^①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一城市,位于旧金山东南。

里，我们已经合作了一段时间。我非常信任你。”

他感到脊背一阵发麻。今晚她一直很烦躁。他还以为这种紧张与他无关，不是他的事。可现在看来，恐怕她要把它变成他的事了。

“你对石星了解多少？”她问道。

回答之前，他先想了一下。“DST（深空追踪观测系统）八个月前发现了它。它大约三百公里长，最粗的中央部分直径约一百公里。中等反照率，大概是镍铁内核，硅化盐躯体。刚发现的时候，它周围有一圈光环，现在已经消失了。这让有些科学家怀疑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古老彗星核。有些报告提到了它的低密度，让人不由得想起当年什克洛夫斯基^①对火卫一的猜想。”

“这些报告，你从哪儿看到的？”

“不记得了。”

“这我就放心了。连你都只知道这么点信息，其他人大概更不用说了。这些报告都是从 DST 系统泄露出去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堵上了漏洞。”

“为什么要保密？”他问道。

“DST 部门已经收到上头的明确指示，提供给大众的信息必须经过严格的保密处理。”这里的“大众”，指的其实是科学家这个小团体。

“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政府和科学家团体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已经非常恶劣了，这种做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但这一次，我同意他们的做法。”

脊背又是一阵发麻。霍夫曼向来站在科学家一边。

“如果这一切情况都被掩盖了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拉尼尔问道。

“通过 ISCCOM。我负责监察，总统授权。”

“我的天。”

^① 苏联天体物理学家，曾经提出假设，认为火卫一是人造卫星。这一观点在他与卡尔·萨根合著的《宇宙中的智慧生物》里有详细描述。

“所以,当我们的朋友们都在外面开圣诞晚会的时候,我希望知道,你是否愿意帮助我?”

“朱迪思,我只是个低级人力资源经理而已。”

“胡扯。空间通讯部认为你是他们手下最出色的协调管理专家。为了把你调到华盛顿,我跟帕克足足扯了三个月的皮。知道吗,你已经被列入名单、准备再次晋升了?”

说实话,他宁愿别再来什么晋升之类的。他感到自己正步步上升,渐渐接近了权力金字塔的顶端,却离实际工作越来越远。“不过你还是把我调来了,对吗?”

“动用了无数关系,搞得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个手里扯了几百条线的木偶大师。我这里用得着你。你知道的,我从来不轻易提拔后进,除非我相信有一天他能救我于水火之中。”

他点点头。能进入霍夫曼的圈子,就意味着身价倍增。直到现在,他仍旧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。

“你还记得几乎就在发现石星的同时,还有一次超新星爆发吗?”

拉尼尔点点头。在相关专业刊物上,这事还引起了一阵短暂的议论。当时他忙于其他工作,没时间仔细研究,所以没发现什么破绽。

“那不是超新星。虽然亮度相似,但其他条件完全不符合。首先,最先发现它的 DST 只把它看作一个太阳系外的红外特征物体。过了两天,已经可以看见它发出的闪光, DST 观测到了各种类型的核放射线。一开始,闪光温度为一百万开尔文,最高时超过十亿开尔文。就在那时,设在卫星上的核放射监测仪器——新型地球物理监测设施——在核放射线中搜集到了大量伽马射线。因为闪光强度很高,在夜空中肉眼清晰可见,所以 DST 必须编一个故事来掩盖,于是就有了那个太空防御系统观测到超新星的故事。不过在那时,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”

“然后呢?”

“闪光消失了,一切归于沉寂。随后,在太空中同样的位置上,出

现了一个可视物体——石星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明白了，他们面对的绝不是一颗普通的小行星。”显示器上的图片闪烁了一下，扬声器里传来一阵乐声。

“办成了，图像出来了。太空联合司令部接管了德雷克望远镜的控制权，把它对准了石星。”

德雷克望远镜是当今最强大的太空光学望远镜。虽然在月球背面还建有规模更大的太空观测设施，但迄今为止投入运行的，还没有一个能超过德雷克望远镜。它跟国防部没有任何关系。按照法律，太空联合司令部对其没有任何控制权限——除非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危机。

石星在屏幕上急剧放大，旁边还出现了大量数据和图表，显示出它的各种特征。他们看到了远比以前更多的细节：椭圆形星体的一个尖端有一个巨大的陨石坑，小陨石坑则到处都是，一条凹槽沿着纬度方向环绕星体。

“看上去还是颗小行星嘛。”拉尼尔说道，不过语气不大确定。

“是啊，”霍夫曼说道，“我们对这种东西很熟悉。一块超级巨大的中铁陨石。我们还知道它的成分。不过比起一般情形下这么大体积的中铁陨石，它的质量少了百分之四十。DST 今天早上给出了这个结果。剖面图显示，这个大块头其实是空心的。加里，太空中可没听说过有空心萝卜。总统已经接受了我的提议，决定让我们开始组织调查。虽然已经临近大选，但我相信下一届政府同样会继续支持我们的行动——不管他们脑子够不够使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们已经安排六艘太空穿梭机在二月底之前起飞。我们要大干一场。我们需要一支科考队，我希望你能参与进来。至于空间通讯部那边，我们会安排好工作交接的。”

“可是，为什么要这么保密？”

“为什么？加里，想不到你居然会问出这种问题。”她对他露出温和的笑容，“外星人来了，政府当然会秘而不宣，暗箱操作。”

引子之二 2001年8月莫斯科附近波多里普基^①空军基地

“莫斯基少校，你没有集中精力完成你的任务。”

“我的压力服有破损，马雅科夫斯基上校。”

“没关系。你要在水柜里继续坚持十五到二十分钟。”

“是，上校。”

“现在集中注意力。你必须完成操作。”

莫斯基眨眨眼睛，抖落睫毛上的汗滴，竭尽全力看清眼前美式风格的对接舱门。压力服里的水已经淹没到他的膝盖；他能感觉到细细的水流穿过压力服臀部的裂口渗进内部。他没法弄清水量究竟有多大，但愿马雅科夫斯基知道。

他的任务是把弯曲的金属接头插进两个传感器接口。为了得到稳定的支撑，他用靴子和手套上的L形挂钩，把脚腕和右手腕固定在舱门的圆形舱口上。然后，他举起左手（小时候在基辅上学的时候，那些食古不化的老夫子对他的左撇子习惯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打击；还好在他十七八岁的时候，一道官方命令彻底挽救了他们这些左撇子孩子，老家伙们从此再也不能无休无止地强迫他学会只用右手做事）——

莫斯基插上了插头。他解开脚腕和手腕的挂钩，向后退去。

水已经没到他的臀部。

“上校——”

“舱门暂时还不会开启，还有三分钟。”

莫斯基咬紧嘴唇。他转动脖颈，从头盔里向外观察，看他的队友做得如何。这一排五个舱门都在进行同样的操作，他看见了两个男队友和耶夫丽莫娃。奥洛夫在哪儿？

在那里——莫斯基仰起头盔里的脑袋，看到奥洛夫正被拖出水

^① 苏联导弹技术研究基地，位于莫斯科州。

柜。三个穿潜水服、带水肺的蛙人正帮助他升到水面上。多美好啊，那上面空气清新，再不用担心压力服漏水。不过他现在还无缘享受。压力服里的积水已经到了腰部。

舱门开始开启。他能听到机械嘎吱嘎吱转动，然后停住。只敞开了三分之一。

“卡住了。”他吓坏了。他一直以为只要他进了舱门，这次练习就没什么难事了。舱门应该非常可靠，只要插对了孔，门就会打开。这可是美国技术，理应万无一失，难道不是吗？

“抽出接头。你肯定没插好。”

“插好了！”莫斯基坚持说。

“少校——”

“好，好的。”他伸出戴着厚重手套的手，重新握住接头后端。这次他没有把脚腕和右手腕固定在舱门上；不出所料，他从舱门口飘远了一点，只好多花了几秒钟时间转了几圈调整姿态，把自己拉回来。锁上，砰！解锁，没反应。

冰冷的积水已经没到他的胸口，身体稍一倾斜，溅起的水花就会穿过颈部的接口涌进头盔。他不小心喝了两口，差点呛住。到此为止吧。上校会觉得我马上就要淹死，会发善心救我的。

“晃一晃它。”上校建议道。

他的手套很厚，几乎伸不进金属接头所在的凹槽。他努力握住插头，往下按。袖子里已经灌满了冰冷的水，手指都麻木了。他继续努力往下按。

他的压力服已经没什么浮力了。他感到自己开始下沉。水柜的底部远在三十米之下，三个潜水救生员此时都在奥洛夫身边。如果他不能凭一己之力打开这扇苏联产的山寨太空舱门，恐怕就只有淹死了。他也可以放弃练习，赶快逃生——但他不敢。从少年时，他就向往浩瀚的星空，如果现在惊慌逃生，他将永远失去追逐梦想的机会。他在头盔里放声大吼，把手套指尖像凿子一样插进凹槽。他的手指几

乎被挤扁了，剧痛顺着手臂传了上来。

舱门又开始动了。

“只是卡住了而已。”上校说道。

“我快淹死了！妈的！”莫斯基喊道。他把手腕挂在门边的挂钩上，吐出嘴里的积水。压力服的空气被水压慢慢推动，钻过脖颈的缝隙，挤进头盔。他能听见压力服里水流的汨汨声。

强力探照灯在水柜四周亮起。在湿漉漉的强光照射下，舱门又停住了。他感到胳膊腿被人托住，然后透过雾蒙蒙的头盔面罩一角，看到三个同是菜鸟的队友围在他身边。他们正用脚猛蹬舱门，借此力量拉着他不断上浮、上浮，宛如被童话故事里的天使环绕，升上温暖明亮的天国。

他们坐在特别的餐桌旁，与其他两百个新丁远远隔开，桌上摆着味道鲜美的厚厚的香肠切片和麦片粥。冰镇啤酒敞开供应，可惜味道偏酸，还有点寡淡。蔬菜水果包括橙子、胡萝卜和菜心。餐后甜点也很壮观。笑容可掬的食堂管理员给他们端来一个巨大的不锈钢碗，里面装满了现做的香草冰激凌。自从开始训练以来，他们已经几个月没这种口福了。

晚餐结束之后，耶夫丽莫娃和莫斯基在宇航员训练中心宽阔的操场上散步，那些丑陋的黑色钢制水柜就半埋在这座操场里。

耶夫丽莫娃来自莫斯科，美丽的眼睛有东方人的韵味；莫斯基来自基辅，相貌上分不清是俄国人还是德国人。不过来自基辅也有其优势。他的家乡已经不复存在：俄罗斯人对这种事总是心怀同情，非常感伤。

他们很少开口。他们觉得两个人彼此相爱，其实，爱不爱的并没有多大关系。耶夫丽莫娃是太空突击部队计划中的十四名女队员之一，她的性别让她比男性队员更忙。她本来是一名飞行员，在国土防空军飞图-22M（逆火）轰炸机的教练型，也飞一些老式的苏式战斗机。

他则是在学校里读了航天工程专业之后，毕业参军。这样的延期入伍基本上全靠运气；在十八岁征召入伍的年纪，他有幸申请到了一份奖学金，得以加入所谓“新型再工业化”计划，入校学习。

在工程学校，他在政治学和领导能力上都得了高分。参军以后，他被派驻东德，在一个战斗机中队担任政委，很快他又被调到刚刚组建四年时间的太空防卫军。在调动之前，他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军种，但不得不说他的运气好得惊人……要知道，他从小就梦想成为一名宇航员。

耶夫丽莫娃的父亲是一位莫斯科高官。他受不了女儿在莫斯科腐朽淫靡的高干子弟圈子里越玩越野，所以干脆把她送进部队，参加一项自己认为很安全的训练计划。她在军中展现出了非凡的智商和卓越的能力；在这里她有着光明的前途，虽然跟她父亲原本的期望相差甚远。

如今，他们早已与过去完全割裂。要不是这样，他们连相识见面的机会都不可能有，更不用说共事或者恋爱结婚了。

“你看，”耶夫丽莫娃说，“今晚你能清楚地看见它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马上明白了她指的是什么。

“就在那儿。”她歪着头，靠近他的脑袋，指尖指向夏天傍晚深蓝的夜空中，一轮满月旁边一个小小的光点。

“他们会比我们先登上去的。”耶夫丽莫娃悲哀地说，“现在，他们做什么都领先我们一步。”

“真悲哀啊。”莫斯基回答。

“我真想知道他们叫它什么名字。”她说，“当他们登陆之后，会如何命名呢？”

“肯定不会是土豆星！”莫斯基笑道。

“肯定不会。”耶夫丽莫娃赞同。

“早晚有一天。”莫斯基眯起眼睛，努力看清那个光点。

“有一天什么？”

“或许到时候，我们会把它从他们手里抢走。”

“你这个梦想家。”耶夫丽莫娃说。

一星期后，在空军基地外围，一间双人真空舱在试验中爆炸。当时，耶夫丽莫娃正在那间舱室中测试一套新的宇航服。她瞬间丧命。她的身份让官方十分担心这起事故的政治后果，但事实证明，她父亲非常理智。家里出一个烈士，总比出一个纨绔子弟强得多。

事后，莫斯基揣着一瓶从南斯拉夫走私进来的白兰地，独自消失了一整天。他整天都待在莫斯科的一座公园里，始终没有拧开瓶盖。

一年之后，他完成训练，得到了提拔。他离开了，在星星城待了两个星期。他访问了加加林的故居，那里如今是宇航员的圣地。然后，他又被送往一处位于蒙古的秘密设施……再以后，到了月球。

他从来不曾忘却土豆星。他知道，自己总有一天会抵达那里，而且并非以 ISCCOM 交换成员的身份。

一个国家，不可能忍受那种屈辱。

引子之三 2004 年圣诞平安夜 加利福尼亚 圣巴巴拉

帕特莉西亚·路易莎·瓦斯奎斯打开车门，解开安全带。她迫不及待地要冲进房子，开始今晚的庆祝。这几天她一直在范登堡接受各种心理测试，都快烦死了。

“等一下。”保罗·鲁珀说道。他把一只手搭在她胳膊上，眼睛却直直地看着前方的汽车仪表盘。汽车音响里还在放着维瓦尔第的《四季》。“你的家人应该还没法接受——”

“别瞎担心了。”她说着，伸手捋了捋自己近乎黑色的深褐色长发。在橘色街灯的照耀下，圆润的下巴上本来微微有些橄榄色的皮肤却呈现出略显粉红的色彩。她满腔热忱地望着保罗，伸手将自己的长发从

中间分开，捋到耳后——那种充满活力的眼神让他想起一只准备跃起扑食的猫咪。

“他们会喜欢的。”她说着，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，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庞，“你可是我带回家的第一个有色人种男朋友呢。”

“我是说，我们住在一起的事。”

“我们自己不会讲，他们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我觉得有点尴尬。你一直说你父母都很传统。”

“我只是让你去见见他们，让你看看我家什么样而已。”

“我也很愿意。”

“听着，听了我今晚宣布的大消息以后，没人会在乎我们俩是否上过床。如果妈妈问起我们发展到哪一步了，我会让你自己来回答。”

保罗一脸苦相地说：“好吧。”

帕特莉西亚拉过他的手，响亮地亲了一下他的手背，然后推开车间门。

“等一下！”

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我可不是……哎，我是说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

“保罗……”

“我只是……”

“跟我回家，见我家人。平静点就行。别担心！”

他们锁上车门，打开后备箱，搬出买的年货。她搬起一个箱子，冲上门前的台阶，在寒冷的夜色中，嘴里呼出云朵般的白气。她在门前的脚垫上蹭了蹭鞋底的泥土，挤开纱门，用胳膊肘顶住，大喊起来：“妈妈！我回来啦！我把保罗也带来啦！”

丽塔·瓦斯奎斯走出家门，从女儿手里接过箱子，返身放在厨房的台面上。她四十五岁，身材保持得很好，只微微有点发福，不过衣服的风格却跟帕特莉西亚大相径庭，虽然她的女儿也不见得有多时尚。

“这都是什么啊？爱心大礼包吗？”丽塔问道。腾出双手后，她回

过身来，给了女儿一个温暖的拥抱。

“妈妈！你这件涤纶外套从哪儿翻出来的？我都好多年没见过啦。”

“从车库里找到的，收藏品堆里。还是你出生前你爸爸给我买的。保罗在哪儿？”

“他在后头，还有两个箱子得搬呢。”她脱下大衣，陶醉地嗅了一圈厨房的甜美味道，它们来自玉米壳、正在烘焙的火腿和甜土豆馅饼。“真是家的味道。”她说。旁边的丽塔眉开眼笑。

客厅里，圣诞树还光秃秃的，她家的传统是在平安夜里全家人一起动手，装饰圣诞树。壁炉里的仿原木煤气炉已经在熊熊燃烧了。她环顾四周，好像在重新熟悉家里的东西，比如檐口下葡萄藤花纹的浅浮雕，还有纵贯天花板中央的粗大木头房梁。她笑了。这栋房子是她出生的地方。不管她走到哪里，走多远，这里都是她的家。“朱莉亚和罗伯特呢？”

“罗伯特被派驻到奥马哈^①去了，”丽塔在厨房里应道，“他们今年回不来。说不定要在外头待到三月份呢。”

“哦。”帕特莉西亚失望地应了一声，回到厨房，“爸爸呢？”

“看电视呢。”

保罗搬着箱子，步履沉重地挤进厨房。帕特莉西亚接过上头的箱子，放在冰箱脚下的地板上，从箱子里往外倒腾东西。“我还以为回家能见到一支军队呢，所以才买了这么多吃的。”她说。

丽塔从地板上层层叠叠的食物中挤过来，摇摇头，“别担心，会吃完的。隔壁的奥蒂斯夫妇会过来一起过节，还有恩里克堂兄和他的新媳妇。这就是保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丽塔也给了他一个亲切的拥抱。然后，她拉起他的双手，后退半步，仔细打量了他一番。保罗不好意思地笑着。他是个瘦高的小伙子，

^①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东部一城市，位于密苏里河与艾奥瓦州交界附近。

褐色的头发，肤色很浅，看上去还是有点像白种男孩。丽塔笑着跟他聊起来，保罗似乎应付得挺好。

帕特莉西亚穿过门厅，奔向书房，她爸爸一定在那里看电视。他们家不算富裕，电视一直都是那台二十五年前买的老古董，每次接收到3D信号，就会有色彩斑斓的鬼影闪烁。

“爸爸？”帕特莉西亚轻轻叫了一声，借着昏暗的光线，轻轻走到他身后。

“小可爱！”拉蒙·瓦斯奎斯转过头，视线越过椅背头枕寻找女儿，浓密的灰白胡楂挡不住一脸的喜悦。三年前的一场事故让他身体部分瘫痪，即使做了手术，也没有完全恢复。帕特莉西亚在他身边的沙发椅上坐了下来。

“我把保罗带回家了，”她说，“真遗憾朱莉亚这回见不着了。”

“我也是。不过部队就是这样。”拉蒙曾在空军服役二十年，直到1996年才退休。这个家里除了帕特莉西亚，其他人都在空军服役。朱莉亚和罗伯特就是在六年前马奇空军基地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。

“爸爸，我有件事要向大家宣布。”

“哦？是什么事儿？”和上次见面时相比，他的语言能力是不是好了些？看起来是的。至少她希望如此。

丽塔的声音从厨房里传来，“丫头，快来帮我和保罗收拾东西！”

“你在看什么节目呀？”帕特莉西亚舍不得挪窝。

“新闻。”

屏幕上，一个新闻评论员——还有3D信号带来的可怕鬼影——正在讲述石星的故事。妈妈又喊了她一遍，帕特莉西亚还在原地晃荡。

“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员被送往石星，普通公民和科学组织纷纷要求政府公开真相。今天，北约-欧洲航天局的联合考察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，但遮蔽在石星上的幕布却一如既往地牢不可破，而且——”

这不算什么新闻。

“——我们的俄国伙伴对如此严格的保密要求尤其不满。此时，